

黃帝內經素問吳注評釋

中醫古籍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吴注评释

张继有 孔令诩 编审

刘之谦 王庆文 傅国志等 编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

特约编辑：杨海滨
责任编辑：杜杰慧
封面设计：魏 刚

黄帝内经素问吴注评释

张继有 孔令诩 编审

刘之谦 王庆文 傅国志等 编著

*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

长春 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印张 414千字

印数：0001—5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13-175-01/R·0175

定价：6.85元

前 言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基础，它推动中医学学术的发展，为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成为中医的第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是《黄帝内经》的一部分，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载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在后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序文中有：“撰用《素问》九卷……”的记载，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文中有“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史崧曰：“昔黄帝作内经十八卷，《灵枢》九卷、《素问》九卷乃其数焉”。是则《素问》之名出早，而《灵枢》之名出较晚，注《内经》者亦以注《素问》较多，而注《灵枢》者较少。今通行于世者，以唐·王冰撰注的《黄帝内经素问》经宋·林亿等校正的版本为标准。

我们在学习《素问》当中发见，明·吴崑注的《黄帝内经素问》很有特点。吴崑，字山甫，别号鹤皋，又号参黄子，安徽歙县人，为明代名医。初就学于邑中余午亭，勤求古训，专事岐黄，居三年，觅名士而赴他乡，“由三吴，循江浙，历荆襄，抵燕赵”，博采众方，多得名师指导，医学知识渊博。在宣城、当涂、和县等地行医，颇负盛誉。著有《医方考》、《脉语》、《素问吴注》及《针方六集》等书行于世。吴崑对《内经》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著成《素问吴注》，他辨经文，正缪误，不囿古注，既阐明经文要旨，又阐发新义。虽然汪昂说：“《素问吴注》间有阐发，补前注所未有，然多改经文，亦觉嫌于轻擅”。但这种毁誉间半的言论，是由于旧社会旧思想作祟，认为注书不能离经叛道，只可随文敷衍，没有看到一

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创造和前进的。尽管《素问吴注》对经文的某些删改有欠妥当，但仍具有一定进步性，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因此，我们对这部书难解的词句略加注解，对本篇内容提出吴注的特点，并加以评释，使读者能进一步掌握吴注的特点，以补充其注的不足。在校勘当中，参照了三种版本，以期减少谬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批评指正。

张继有

一九八六年元月

刻内经素问吴注

寓歙楚黄张涛元裕甫序

轩辕氏以无为之道，合汉华胥，而精以治身，绪馀以治天下，莫有能废者。西汉谦让之主尝尊尚之，以絀儒术。下至曹平阳，舍盖公，以收不扰狱市之效于齐，章章也。独治身度世，其事秘，稍有可循之法。在《内经素问》，如歧伯论次之语，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古今医家，靡不殫典宗之。余谬起田间，思用平阳之治齐者以治歙，未程厥效奚若，乃有贞疾在於迷醒之间，惊弦覆沐，霍然无期，因上下《素问》等书，庶几发药，既于节文补注叙之矣。亡何，复见《素问吴注》，实吴生崑所纂定。吴生，歙良医也，前刻《医方考》，百不失一，又自以对病施治，乃始用方。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则《素问》诸论备焉，而天元有四气五运，人身有六节五藏，经脉有三部九候，变合有六微四失，无奈解者之纷纷也。无论离经畔义，徒以滋蠹，即四氏为轩歧颜闵，而各名其家，互有同异，得吴生纂而定之，指归既一，经乃大明。或又曰《素问》之有注，在宋嘉佑开局，已刊正疑误，岂其始自吴生？吴生盖尝业儒矣，儒者六籍，皆紫阳衷裁其注疏，读者尊注，必系之紫阳。吴生取《素问》各注，一其指归，故曰吴注，见吴生有功于《素问》也。余将乞灵《素问》，除迷醒之疾，则于斯注不无藉焉矣。

万历己酉孟夏谷旦

注黄帝内经素问序

参黄生 吴崑撰

在昔有熊御宇，軫念元元，不无夭折，欲跻而登诸寿域，乃问于岐伯、鬼臾区而作《内经》，雷公受之以为型范。首天真、次调神、次生气、次病能，上穷天纪，下极地理，中悉人事，行之万世不殆，传之者直以列于三坟。自有医藉以来，兹其太上，周秦而降，岂不代有神良？要其立言范世，指不多屈，无亦树名易而作则难耶，何靳靳也。晚近拘方者言，更仆未能悉举，非无燁然之明，去上古而遥，不啻居九壤而测九天也。则而象之，《内经》象日，《灵枢》象月，睹日月而知众星之蔑矣。越人之问难，士安之《甲乙》，叔和之《脉经》，其中天三垣欤！斡旋日月而翼其明，功足齿哉！若张长沙之《伤寒》，魁杓摇光也，因时而建，亘万世孰能忒焉！施及孙思邈、李明之、刘完素、朱彦修，滑撰宁辈出，互有阐明，所谓辰之五纬非乎？迟留疾伏，殆非一步可纪，外是纒一家言，罗为列宿，假日成光，亦能不坠。神乎和、华、仓、扁之雄，无文可述，方之景星、庆云，旷世一见。卑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言焉不经，与之上下轩岐，如向盲夫而夸日月，祇为翳障，最下异为一途，叛经行怪，类如《伤寒铨法》，《素问》遗篇则妖氛尔、李萼尔、白虹尔、薄蚀尔，匪惟羲和忧之，具目者之所共忧也。隋有金元起，唐有王冰，宋有林亿，尝崛起而训是经，庶几昧爽之启明哉！待旦者较然睹矣，独其为象，小明则彰，大明则隐，谓之揭日月而行未也。不肖来发修儒，无何徙业，居常晷度有熊，日求其旨而讨论之，不揣管陋，释以一得之言，署曰《内经吴注》。业成欲悬书国门以博弹射，徒以云山木石之夫，无能千金礼士，职

是欤然。斯道也，如有岐雷者作，斥为日月之蔽，抑又何辞？闻之曰：不斑白，语道失。崑今四十以长，先半纪而见二毛，无亦徵余言之有当哉？当乎非余敢知，今之测景者旅矣，恶能当夫宾日之目也。

皇明万历甲午日躔大火书于黄山轩辕炉鼎之次

目 录

第一卷	1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1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7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13
金匱真言论篇第四	22
第二卷	28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28
阴阳离合论篇第六	41
阴阳别论篇第七	45
第三卷	53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	53
六节藏象论篇第九	57
五藏生成论篇第十	66
五藏别论篇第十一	72
第四卷	75
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	75
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77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81
玉版论要篇第十五	84
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	87
第五卷	93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七	93
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	103
第六卷	111
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	111

决死生论篇第二十·····	124
第七卷 ·····	132
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132
藏气法时论篇第二十二·····	137
宣明五气篇第二十三·····	146
血气形志篇第二十四·····	149
第八卷 ·····	153
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	153
八正神明论篇第二十六·····	158
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	163
通评虚实论篇第二十八·····	168
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	175
阳明脉解篇第三十·····	178
第九卷 ·····	180
热论篇第三十一·····	180
刺热篇第三十二·····	183
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	189
逆调论篇第三十四·····	193
第十卷 ·····	198
疟论篇第三十五·····	198
刺疟篇第三十六·····	205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210
欬论篇第三十八·····	213
第十一卷 ·····	217
卒痛论篇第三十九·····	217
腹中论篇第四十·····	222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227
第十二卷 ·····	234
风论篇第四十二·····	234
痹论篇第四十三·····	238

痿论篇第四十四	242
厥论篇第四十五	245
第十三卷	252
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252
奇病论篇第四十七	255
大奇论篇第四十八	258
脉解篇第四十九	263
第十四卷	268
刺要论篇第五十	268
刺齐论篇第五十一	270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	271
虚实要论篇第五十三	278
针解篇第五十四	280
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	286
第十五卷	291
皮部论篇第五十六	291
经络色诊论篇第五十七	295
气穴论篇第五十八	297
气府论篇第五十九	302
第十六卷	308
骨空论篇第六十	308
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313
第十七卷	320
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320
第十八卷	331
缪刺论篇第六十三	331
四时刺逆从论篇第六十四	340
标本病传论篇第六十五	345
第十九卷	349
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	349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356
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362
第二十卷	371
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	371
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	381
第二十一卷	396
六元正纪大论篇第七十一	396
刺法论篇第七十二	429
本病论篇第七十三	429
第二十二卷	430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	430
第二十三卷	468
著至教论篇第七十五	468
示从容论篇第七十六	471
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	475
征四失论篇第七十八	479
第二十四卷	482
阴阳类论篇第七十九	482
方盛衰论篇第八十	488
解精微论篇第八十一	493

黄帝内经素问第一卷

新安

医家子鹤皋吴崑注
太医院菊潭江子振参阅

五内阴阳谓之内，万世宗法谓之经，平日讲求谓之素问。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此篇言保合天真，则能长有天命，乃上医治未病也。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1]，长而敦敏^[2]，成而登天。徇，徐闰切。长，上声。此记者之言也。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姓公孙，以土德王，故称黄帝。都轩辕之丘，故称轩辕。神灵，智慧也。弱，始生百日之称。徇，从善无我也。齐，与善为一也。敦，笃也。敏，达也。帝铸鼎于鼎湖山，鼎成而白日升天，群臣葬衣冠于桥山，墓今犹在。迺问于天师^[3]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4]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迺同，天师，尊称也，谓岐伯。上古，元古也。度，越也。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5]。岐，国名。伯，爵也。知道，知全真之道也。法，则也。阴阳，四时昼夜也。和，济也。术，调神之术。数，调气之数。言既法阴阳矣，而又济之以度数也。盖阴阳之道，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故知道者法则之，如下篇四气调神是也。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谷谓之食，水谓之饮，动谓之起，息谓之居，用力谓之作，过作谓之劳。夫食饮有节则不伤其肠胃，起居有常则不殃其精神，不妄作劳则能和其血气。广成子曰：必净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

精，乃可以长生，此之谓也。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形，骸体也。神，真气也。俱，全也。天年者，正命寿终，非人坏之之谓。今时之人不然也，不同于上古之道。以酒为浆，古人每食必啜汤饮，谓之水浆，以酒为浆，言其饮无节也。以妄为常，上古之人，不妄作劳。今则以妄为常，言其不慎动也。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此下七句，言其起居无节也。多慾曰欲，轻用曰耗，多慾不节则精伤，轻用不止则真散。不知持满，不时御神，知持满者，爱精保神，如持盈满，恐倾复也。时御神者，四时调神，防灾患也。其不能者反此。务快其心，逆于生乐，乐，音洛。甚爱必大费，快于心欲之用，则逆养生之乐矣。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言事事违于道，故不能尽其天年也。

【注】

〔1〕徇齐(xún qí)：徇，顺也。齐，正也。高士宗曰：“幼而徇齐，年虽幼能顺其正也。”

〔2〕敦敏(dūn mǐn)：敦，诚恳。敏，通达也。张志聪曰：“敦信，敏达也。此节记圣德禀性之异。”

〔3〕天师：黄帝对岐伯的尊称。

〔4〕春秋：指年岁而言。

〔5〕术数：指调养精气的方法。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1〕}，避之有时，夫，音扶，后同。此下二节言上古圣人教民以保真之道。虚邪，谓八风从其冲后虚之乡来者，主杀害万物，故曰贼风。时，谓太乙徙宫，风雨应之之时也。恬澹^{〔2〕}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恬，音甜；澹，音淡。恬澹虚无，清静也。法道清静，精气内持，故其虚邪不能为害。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自此至故合于道，言上古之民从教以合道。内机息，故少欲；外纷静，故心安。物我两亡，是非一贯，起居皆适，故不倦也。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志不贪，故所

欲皆顺，心易足，故所愿必从，以不异求，故无难得也。故美其食，顺精粗也。任其服，随美恶也。乐其俗，乐，音洛。去愿慕也。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心无所求，是心足也。心足则不恣于欲，是之谓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目不妄视，故嗜欲不能劳。心与玄同，故淫邪不能惑。智愚贤不肖^[3]，不惧于物，故合于道。人无有余，己无不足，心常泰然，故不惧于物而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

【注】

〔1〕虚邪贼风：凡四时不正之气，即非其时而有其气，皆谓之虚邪贼风。

〔2〕恬澹(tiān dàn)虚无：指精神上保持清静，无妄求无妄欲。

〔3〕不肖：肖，相似。不肖，即不如人。智愚贤不肖是指不同情况的人，智者与愚者、贤者与不肖者相对而言。

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1]尽耶？将天数^[2]然也。材力犹精力，天数，天界^[3]之数。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更，平声。长，上声后同。女子生于阴，阴中必有阳，故以七为纪。七岁肾气盛，肾主骨，齿者骨之余，故齿更。肾为精血之府，发者血之余，故发长。二七而天癸^[4]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癸，肾水也。是为男精女血，天真所降也，故曰天癸。冲脉、任脉皆奇经脉也。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脉流通，故能有子。所以谓之月事者，平和之血常以三旬而一下也。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真牙，谓牙之最后生者，肾气平而真牙生者，表牙齿为肾之余也。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女子天癸之数，七七而终，年居四七材力之半，故身体盛壮，长极于斯。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阳明之脉营于面，循发际，故其衰也，面焦发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三阳之脉尽上于头，故三阳衰则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

不通^[5]，故形坏而无子也。经水止绝，是为地道不通。冲任血衰，故云形坏无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男子生于阳，阳中必有阴，故以八为纪。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泻，入声。男女阴阳之质不同，则精血之形亦异，阴血阳精，二者通和，故能有子。《易》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之谓也。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平均，阴阳平均，无有余不足之谓也。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丈夫天癸八八而终，年居四八亦材力之半也，故身体盛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枯^[6]；血衰故令发堕，骨坏故令齿枯。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颁，斑同。阳气亦阳明之气也。足阳明之脉营于面，循发际，故证验若此。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藏，去声。肝主筋，肝衰故筋不能动。肾主骨，肾衰故形体疲极。天癸已竭，故精少。精所以养形体，形体失养，宜其疲极也。八八，则齿发去。精血衰而形体坏也。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写。五藏之藏，皆去声，后同。写，去声。五藏六府精气淫溢而渗灌于肾，肾乃受而藏之，此乃肾为都会，非肾一藏独有精，故曰五藏盛乃能写。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堕^[7]，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解，懈同。堕，惰同。所谓物壮则老，天数然也。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疑其非天癸之数。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言其禀受天真有余。此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言此等天寿过度之人，虽能有子，若以常理论之，男尽八八，女尽七七，天癸皆竭，不能子也。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全形，谓全真不漏，形藏不坏也。

【注】

〔1〕材力：即精力。

〔2〕天数：指天赋之限数。

〔3〕畀(bì)：作给与讲。

〔4〕天癸(guǐ)：是一种具有促进性机能，与生殖能力密切相关的物质。张介宾曰：“夫癸者，天之水，干名也。干者，支之阳，阳所以言气；癸者，壬之偶，偶所以言阴。故天癸者，言天一之阴气耳。气化为水，因名天癸。”

〔5〕地道不通：指月经断绝。

〔6〕齿枯：王冰注，高士宗注均为“齿槁”。吴崑改为“齿枯”，枯槁同义。

〔7〕解堕：即懈惰。筋骨解堕，是指肌肉松弛无力，懒于活动之义。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1〕}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此下至末，帝自述其所闻以语岐伯。真人者不假修为，天真全俱，天地阴阳惟其阖闾握持，若默运于其间也。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呼吸精气，养天真也。独立守神，全天真也。肌肉若一，形不坏也。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敝，尽也。体同于道，道不变则身亦不变，故寿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若此者，以其道成，故能长生。中古之时，有至人^{〔2〕}者，淳德^{〔3〕}全道，至人，至道之人。淳庞其德，全体妙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至人动息，参同阴阳，符于四序。去世离俗，积精全神，心远世纷，身离俗染，故能积精而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神全之人，极于两间，精照无外，其有介然之形，唯然之音，虽远际八荒之外者，亦必尽知之。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真人寿敝天地，至人益其寿命，其优劣判矣。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是所谓与天地合其德，四时合其序者也。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4〕}之心，恚，音会。嗔，音称。恚，小怒也。嗔，恨怒也。适其嗜欲同于世俗，随事泰然，无有恚嗔。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圣人举事，同于时俗，故被服章衣冠而处。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观，察也。观于俗，则有形劳思想之患；不观于俗，则无此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愉，音俞。恬愉自得，适性